

套娃，俄罗斯的民间工艺品，乃木制的人形玩偶，彩漆绘成。外形似桶，上下有盖，打开桶盖，还有个号彩娃站立其中；二娃“腹”中还套着个三娃……如此套中套，子孙“繁衍”可至九代。末代子孙虽小如米粒，却仍五官齐全，形象栩栩，一如它的“老祖宗”。套娃有趣，难怪游客人见人爱，可更喜欢俄国的真人洋娃娃，他们个个可爱得很。

乌戈里奇是座位于伏尔加河边的城镇。码头道边排满了小店铺，卖有民族风味的服装、头巾、提包之类的货。铺主边做生意边照看家务、带孩子。中午太阳毒毒的，一个约三岁的小姑娘撑了把花阳伞，乖乖地坐在铺前木制的双人椅上，是在替妈妈看摊位？小女孩很漂亮，金黄的头

俄罗斯的洋娃娃们

吴莉莉

假货

冯志雄

文物造假其实古已有之。《龙门子凝道记·司马微》：“洛阳布衣申屠敦，有汉鼎一，得于长安深川之下，云螭斜错，其文烂如也。西邻鲁生见而悦焉，呼金工象而铸之，淬以奇药，穴地藏之者三年。土与药交蚀，铜质已化，与敦所有者略类。”这是伪造古鼎的明文记载。邓之诚《骨董琐记全编》云：“崇祯间，云间张援平泰阶，集所选晋唐以来伪画二百卷，刻《宝绘录》凡二十卷，自六朝至元明，无家不备。”可见书画造假古已成风。在古代就连佛门圣地也有假货。宋刘昌诗《芦浦笔记》：“《四明图经》载：昌国县九峰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，长四寸，阔一寸。“当时头脑清醒者就已怀疑，佛身长八丈，方能容下八寸之牙。据云峨眉山万年寺供奉的“大佛牙”更是离谱，居然长30厘米，宽12厘米，经专家鉴定乃剑齿象的一块牙化石。

这些年来有盛世收藏一说，爱好收藏者触目皆是，但其识别真赝的水准却多如电视剧《正阳门下》里的郭大爷，满屋子坛坛罐罐，都是假货，还整天想着捡漏发财。而文物造假者正由此而如鱼得水，弹冠相庆，造假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在各地的“潘家园”里，汉玉唐镜板桥竹，周鼎魏碑徽宗书，假古董应有尽有。令人头疼的是现在的造假技术，从化学试剂、激光技术到电脑复制，手段之高明已不可想象。加之伪造书画又多有业内高手涉足其间，要想鉴别真伪谈何容易。张大千当年仿石涛的画就使陈半丁、黄宾虹和罗振玉栽了大跟头，郑板桥仿的“西园左笔寿门书”也不知搞混了多少后来人。

有文物专家苦口婆心，建议爱好收藏的“郭大爷”们收藏须从文史入手，少买罐子多买书，确是金玉良言。唯有知古才能辨真，唯有知真才能识假。我在书画文物方面乃门外汉，养学和财力均不足以加入收藏一族，唯一能做的是多看名家精品，以提高修养。去年十月，我在辽宁省博物馆，正巧遇上“中国古代山水画手卷展”，看到了王蒙绝美的《太白山图卷》，以及董源、董其昌、马麟、王原祁的作品，那种美的震撼和收获难以言说，由此我也理解了古人张廷采，为何在王蒙的《泰山密雪图》下睡了整整两天。与其手执假画，口论贵贱，不如多看珍品有益，这是我的想法。

说到买假货，我仅有过一次记录。二十多年前，在浙西某汽车站，有卖裹着糠的松花蛋者，有人疑其有诈，当场呼其剥蛋，卖者连剥两枚皆为真蛋，于是人们争相竞购，我也买了二十余枚，但回沪后去其泥糠，内皆土豆耳。一场骗局设计得如此巧妙，那份上当的感觉至今难忘。现在商海之中多有假货出没，而一旦上当受骗更是千百倍于松花蛋者，故买卖之前，能不慎重乎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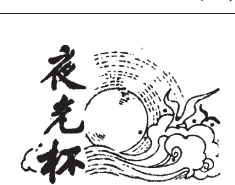
权”。

曼得罗基是拉多加湖边一座乡镇，乡镇似美丽的花园。园里有湖心岛，一艘摆渡的木船泊在岸边。上岛须买票，每人150卢布。收钱的是位中年妇女，开船的却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。渡船的动力靠人工，船头安着个推磨似的装置，那孩子推着木把手360度地缓缓转圈，边转边握着手机低头看。游客觉着“推磨”新鲜，都上去想玩一把。孩子也不拒绝，有人自愿代劳，他乐得专心玩起手机来。手机很新，大概才买不久，这幅痴迷的模样跟我们国内的小孩没区别。少年长得清秀，T恤、短裤、塑料凉鞋，一身短打。与孩子搭话中得知他叫尼基塔，暑假里帮妈妈开渡船，手机大概是为妈妈打工赚的吧。可惜他的会话水平有限，没法深入交流。蓝眼睛的尼基塔实实在在的，他知道勤工俭学，体贴父母。

位于奥涅加湖边的基日岛，至今保存着浓郁的俄罗斯乡村景色。这里的建筑全是木结构制作，教堂、农舍、蒸桑拿的小板屋，还有大风车，无不显出北方农村的古老与简朴。工匠坐在大白杨树下专注地削着木片，那是给附近修建教堂用的；乡间小道上，农人赶着装满木头的牛车慢慢往前，鸭子们在池塘里欢快地戏水……路边有座小庄园，四个七、八岁的小男孩在草地上玩耍。见外国游人漫

步道边，孩子们纷纷上前招呼：“哈罗”，“好啊尤”，开的都是英语！我原本有点“三脚猫”的俄语，来俄国找小孩练练口语，最好不过。英语我可不会，这下当不成鸡同鸭对话了！亏得后面跟来有懂英语的旅友，没想他们与孩子才搭了几句，小人儿竟笑着四散了——原来他们听不懂的，肚里也只有“哈罗”级水平！草坪上墩着一张结实的木长凳，说是长凳，其实是由大树一劈两片做成，上面散放着那几个小机灵鬼的玩具，都是些带遥控装置的军事类“武器”。在俄国，会英语的人本不多，但如今的下一代已经开始“哈罗”起来，我们的孩子不也从幼儿园就学英语？他们将来都会走向世界的。

可爱、好学、活泼的俄罗斯洋娃娃们，如同“套娃”出列成阵，阵容光彩夺目，不可小看。



插队时养过一头山羊。它一身洁白的毛，一双温善而又略带忧郁的眼睛，我见犹怜。知青们出工时轮流负责捎带着看顾羊吃草。轮到我放羊，它总是伸出粉红的舌头亲切地舔着我的手背和小腿，痒痒的，很舒服。又发现，它对每个知青都以这种方式表示亲切，只是热情不如对我那般持久。我为能获得它格外的青睐而欣慰。

很久后读到了羊年望春的典故。为了诱导载着晋帝的羊年来宠幸，有妃子在门前洒下盐水。羊喜欢盐味，就在门前停下。终于明白了，羊吃草吃得口里淡得更甚五台山上的鲁提辖，舔人这就为舔盐，而我因为身体虚，比别人更易出汗。并无它意。羊且不论，我们对某些异常亲昵的人也可能欣欣然会错了意，以为自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，倒该想想，我身上有没有“盐”？

亲昵的羊

赵全国

串门

王鸣光

能容纳十多人。不过，围着八仙桌而坐的，都是浦东的“大佬馆”们，而大小“娘子”们则坐在靠墙一圈的竹椅板凳上，一边手里纳着鞋底，织着绒线，一边听“大佬馆”谈天说地，或者彼此间交流些女人家的事情。

总有几家因为男人博闻健谈，女人随意大方，于是夜夜高朋满座。男人在八仙桌上放上一大茶罐粗茶，备一包香烟。女的时常拿出些自家种的甜芦粟、花生、瓜子来招待。于是一屋子人一边抽烟喝茶，嚼甜芦粟剥花生米，一边说说笑笑。往往人会越聚越多，气氛越来越热闹。主人心中得意，觉得自己在村里有人缘。人散后，男女主人打着哈欠，先去睡觉。任其烟蒂、渣壳铺满一地，第二天才用秸秆扎成的扫帚扫一扫。

张高炜

新娘，但新娘不一定相得中你；这位“财神”新娘与众不同，“势利”得很，她不图名，不贪财，看重的只是你的“勤”。瞧路口那个春节还坚持摆摊卖包子的江苏小伙吧，人家一大早就把炉火烧得旺旺的，腾腾热气，笑迎八方来客；再瞅瞅菜场里那个卖鱼的安徽大嫂，红彤彤的手上长着不少冻疮，被划破了皮的地方还粘着血丝，但依然乐呵呵地帮着顾客挑鱼、杀鱼、刮鱼鳞；最为英明的，要数小区那对自主创业、收入不菲的“新上海人”白领夫妇，因做节日市场调研脱身不得，索性将乡下老人接来上海一起过年……

前不久，住北京的一家酒店，酒店的左边一家卖贵州的酸菜鱼，右边一家店名上露出九头鸟三字，大概是湖北人开的。贵州店门口摆着大大的缸，夸张地写着自己腌的酸菜，路过店门时还可看到大堂前鲜红的屏风，上书贵州酸菜鱼的特色美味。而九头鸟店则是面不惊人，只知道是家饭馆，玻璃门上写着上午11点开门。有点爱来不来的样子。

到一陌生地，总会受宣传影响。当晚同游伙伴便去品尝贵州酸菜鱼。进入店堂，已是吃饭时间，却见食客稀少，待酸菜鱼端上，菜品并不亮眼，一餐，不酸、不辣、也不鲜，价格却不菲。一位女服务员，面容惶惶，毫无表情。我们知道，一伙人都受了门面宣传的忽悠，上当了。

离京前，大家执意要去九头鸟店品尝一次，看左右两家的菜，哪个更讲究一些。中午十一点半进去，已见小方桌客满，只有一圆桌空着，我们入座后，还有客人进入。只见一服务领班热情干练地引导客人。菜是湖北家常菜，菜式干净，色泽悦目，那一款清蒸鲈鱼背脊朝上，鱼肚两边张开，似仍在游曳，为在各地菜馆首见。菜的口感鲜咸适中，辣感平缓，桌上各位普遍接受。菜价也家常。有人说，可惜要离京了，否则，天天来吃。此说，就是要当回头客了。可见，一家菜馆的兴旺，最终是靠菜点的品质和特色，见，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款菜，消费者能从眼睛和嘴巴里品出来，引导他们再转身推开你的大门。靠忽悠、摆噱头，只能诱人一次。一家酒店，只靠人进入你的大堂一次，会长久呢？

我在想，如果下次还入住这家酒店，贵州酸菜鱼可能就关门了。

黄河像一部厚重的史书，反复阅读、品味，才能读懂。我曾两次游览黄河壶口，这次又萌生去黄河壶口观瀑的念头。在去往壶口的路上，雨一直在下个不停，到了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黄河大桥附近，我透过雨雾蒙蒙的车窗，看到一块巨礁屹立在河心，听导游介绍，这叫江心岛，塑有大禹的雕像。相传大禹治水时，先在这里凿开一个阻挡洪水的“龙口”——又叫孟门。

不一会儿，壶口到了。站在岸边，往大河上游远眺，河的两岸被云雾笼罩，雨雾茫茫，烟波渺渺，由于连日下雨，河面比以往宽阔得多，水流像置在一大口锅里，天旋地陷似的顺着壶口，奔腾倾泻而下，雨点打在河面上，瞬息消逝……

从峡谷的底部仰视壶口，壶嘴的岩石像张开的虎口，黄河的水如排山倒海一泻千里，河底升起硝烟一般的水雾，浪花卷起砸下，发出雷鸣般的吼声。一堆堆涌起的雪浪，随着白雾飘散而去。岸边岩壁那一道道流纹形沟痕，不是母亲额头上留下饱经风霜的岁月印痕吗？我仿佛听到《黄河大合唱》中雄壮的节奏，美妙的音符！

正月初五将至，忽然想起去年接财神的事儿。初四傍晚，饭点时分，窗外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鞭炮声，而后便像传染似地连锁反应。原来是打了几宿通宵麻将的隔壁小区的阿赖打头放的，说是接“财神”。我说接“财神”应该是初五呀，吃“低保”的他一脸不屑：晚了接得着吗？

发财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趁大年年初五接“财神”之际，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愿望，本也无可厚非。然而如今接“财神”的民俗被演绎到如此空前的程度，并超前到如此离谱的地步，似乎太过夸张了。

接“财神”，犹如接新娘，你痴迷新娘，但新娘不一定相得中你；这位“财神”新娘与众不同，“势利”得很，她不图名，不贪财，看重的只是你的“勤”。瞧路口那个春节还坚持摆摊卖包子的江苏小伙吧，人家一大早就把炉火烧得旺旺的，腾腾热气，笑迎八方来客；再瞅瞅菜场里那个卖鱼的安徽大嫂，红彤彤的手上长着不少冻疮，被划破了皮的地方还粘着血丝，但依然乐呵呵地帮着顾客挑鱼、杀鱼、刮鱼鳞；最为英明的，要数小区那对自主创业、收入不菲的“新上海人”白领夫妇，因做节日市场调研脱身不得，索性将乡下老人接来上海一起过年……

前不久，住北京的一家酒店，酒店的左边一家卖贵州的酸菜鱼，右边一家店名上露出九头鸟三字，大概是湖北人开的。贵州店门口摆着大大的缸，夸张地写着自己腌的酸菜，路过店门时还可看到大堂前鲜红的屏风，上书贵州酸菜鱼的特色美味。而九头鸟店则是面不惊人，只知道是家饭馆，玻璃门上写着上午11点开门。有点爱来不来的样子。

到一陌生地，总会受宣传影响。当晚同游伙伴便去品尝贵州酸菜鱼。进入店堂，已是吃饭时间，却见食客稀少，待酸菜鱼端上，菜品并不亮眼，一餐，不酸、不辣、也不鲜，价格却不菲。一位女服务员，面容惶惶，毫无表情。我们知道，一伙人都受了门面宣传的忽悠，上当了。

离京前，大家执意要去九头鸟店品尝一次，看左右两家的菜，哪个更讲究一些。中午十一点半进去，已见小方桌客满，只有一圆桌空着，我们入座后，还有客人进入。只见一服务领班热情干练地引导客人。菜是湖北家常菜，菜式干净，色泽悦目，那一款清蒸鲈鱼背脊朝上，鱼肚两边张开，似仍在游曳，为在各地菜馆首见。菜的口感鲜咸适中，辣感平缓，桌上各位普遍接受。菜价也家常。有人说，可惜要离京了，否则，天天来吃。此说，就是要当回头客了。可见，一家菜馆的兴旺，最终是靠菜点的品质和特色，见，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款菜，消费者能从眼睛和嘴巴里品出来，引导他们再转身推开你的大门。靠忽悠、摆噱头，只能诱人一次。一家酒店，只靠人进入你的大堂一次，会长久呢？

我在想，如果下次还入住这家酒店，贵州酸菜鱼可能就关门了。

黄河像一部厚重的史书，反复阅读、品味，才能读懂。我曾两次游览黄河壶口，这次又萌生去黄河壶口观瀑的念头。在去往壶口的路上，雨一直在下个不停，到了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黄河大桥附近，我透过雨雾蒙蒙的车窗，看到一块巨礁屹立在河心，听导游介绍，这叫江心岛，塑有大禹的雕像。相传大禹治水时，先在这里凿开一个阻挡洪水的“龙口”——又叫孟门。

不一会儿，壶口到了。站在岸边，往大河上游远眺，河的两岸被云雾笼罩，雨雾茫茫，烟波渺渺，由于连日下雨，河面比以往宽阔得多，水流像置在一大口锅里，天旋地陷似的顺着壶口，奔腾倾泻而下，雨点打在河面上，瞬息消逝……

从峡谷的底部仰视壶口，壶嘴的岩石像张开的虎口，黄河的水如排山倒海一泻千里，河底升起硝烟一般的水雾，浪花卷起砸下，发出雷鸣般的吼声。一堆堆涌起的雪浪，随着白雾飘散而去。岸边岩壁那一道道流纹形沟痕，不是母亲额头上留下饱经风霜的岁月印痕吗？我仿佛听到《黄河大合唱》中雄壮的节奏，美妙的音符！

一年四季，串门不息。农忙的时候，是交流农桑之事，何时播种、保墒、中耕、追肥、灭虫、收割，通过串门，达成共识和行动。天黑不久，便四散回家，因为要早起。到了农闲，不在意时间早晚，话题便从南海北，鸡零狗碎，毫无边际了。直到有人打出一声长长的响亮的哈欠，才觉得时间不早了，于是收住野马般的话题，披着月色星光，踏着露水暗霜，伴着蛙鸣虫唱，回家睡觉去。

尽管有广播电视，但仍然觉得串门有趣。串门谈论的，都是身边的人，身边的事，细碎却真实，荣辱悲喜都会激起心中的波澜。于是在夜色中，总有好几家人家的窗户上还印着一团黄光，缭绕着烟雾热气，晃动着憧憧人影，传出阵阵声震屋宇的欢声笑语，惊得村里的狗接连吠叫起来，将浓重而寂静的乡村夜色搅动得生气盎然。

